



《诗经》与先秦崇玉习俗

[文章编号] 1001-5558(2010)03-0173-07

●韩高年

[摘要] 《诗经》通过日常生活和礼仪生活用玉的描写,生动地反映了先秦崇玉习俗的各个侧面。我们通过对这些材料的梳理,可以看出:玉是先秦时期沟通世俗与神圣的媒介,《诗》中的玉意象也折射出人们心灵世界的的光芒。

[关键词] 《诗经》;玉;崇玉习俗

[中图分类号] K89

[文献标识码] A

中国古代有崇玉的习俗,玉在中国古人心目当中有着特殊的地位,不仅帝王将相以之为宝物,加以收藏、佩戴,就连普通民众也十分喜爱玉,以佩服玉制首饰为荣。因此,崇玉、佩玉、赠玉等习俗也成为历代文学作品所描述的重要素材。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的玉器实物来看,玉的采集和攻治在中国有着很悠久的历史。《诗经》中的有关诗篇反映了先秦时期崇玉习俗的不同层面,我们通过对这些材料的梳理,可以很具体地了解先秦崇玉习俗的形成与宗教文化、民风民俗以及哲学观念等的关系,同时也可以加深对相关诗篇所反映的主题与这些诗篇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的理解。

一、《淇奥》、《鹤鸣》与攻玉之俗

根据现代科学对古玉的研究,上古时代的玉一般有两种:一种是角闪石,一种属辉石。前者色泽较接近于油脂的颜色,质地纯者色白,俗称羊脂玉,质感细腻温润;后者亦称硬玉,其翠绿者质地最佳,常称翡翠。中国古代所采所治之玉多以角闪石为主。

《诗经》中反映玉器加工与攻治的诗篇是《卫风·淇奥》和《小雅·鹤鸣》。《淇奥》云:

瞻彼淇奥 绿竹猗猗。有匪君子 如切如磋 如琢如磨。
瑟兮僞兮 赫兮咺兮。有匪君子 终不可谖兮。
瞻彼淇奥 绿竹青青。有匪君子 充耳琇莹 会弁如星。
瑟兮僞兮 赫兮咺兮。有匪君子 终不可谖兮。
瞻彼淇奥 绿竹如簨。有匪君子 如金如锡 如圭如璧。
宽兮绰兮 猗重较兮。善戏谑兮 不为虐兮。

此诗《诗序》：“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听其规谏，以礼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诗也。”徐干《中论·虚道篇》云：“昔卫武公年过九十，犹夙夜不怠，思闻训道。命其群臣曰：‘无谓我老耄而舍我，必朝夕交戒。’又作《抑》诗以自儆也。卫人诵其德，为赋《淇奥》。”卫武公积极进取、进德修业，年届九十还深自警戒，让臣下监督规谏自己，《淇奥》即为此而作。诗中首章用攻玉来比喻卫武公在进德修业上的不懈努力。玉为“石之美者”，本为难得之物，而玉器制作亦要经过切、磋、琢、磨的过程，为不易之事。《淇奥》一诗的作者，看来对攻玉的过程相当熟悉，所以在诗的第一章中以之为喻，赞美卫武公能不断地坚持提高自己的德行和文化修养。接下来第三章、第五章又分别说“充耳琇莹，会弁如星”^①，“如金如锡，如圭如璧”^②，则是用制成的玉器（前者是首饰，后者是礼器）比喻卫武公有“君子”的文与质。从韵律上看，这首诗似是二人轮流对唱的曲式。^③一、三、五章为甲所唱，二、四、六章为乙所和。甲所唱纯以治玉之事为喻，则此人对治玉之制相当熟悉。

另一首叙及治玉过程的诗是《小雅·鹤鸣》，诗中用治玉之事喻求贤益己。诗云：

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鱼潜在渊，或在于渚。乐彼之园，爱有树檀，其下维蓂。它山之石，可以为错。
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鱼在于渚，或潜在渊。乐彼之园，爱有树檀，其下维谷。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诗有二章，每章末二句借攻玉之事喻修身之道。“它山之石，可以为错”，“错”，一本作厝，刻玉的硬石。《毛传》：“错，石也，可以琢玉。”此句意谓它山之硬石，可以为琢玉之器，喻异邦之贤者，可以益己进德修业。“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意同此。

此诗《诗序》以为“诲宣王”，《郑笺》以为“教宣王求贤人之未仕者”。据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三家诗说同。陈启源《毛诗稽古编》云：“《鹤鸣》诲宣王求贤，毛义允矣。……贤者身隐而名著，与鹤鸣之远闻无异也，可不求而列诸朝乎？但贤人不贪名利，性好隐居，犹良鱼之在渊，不似小鱼之在渚，故求之甚难也。诚置之高位而不使小人并处其间，如彼园之上檀而下蓂，则人皆乐观于其朝矣。然贤人不择地而产，其生长他邦、沈滞未举者，皆有治国之才，犹石之可以为错焉，俱当招致之为我用也。求贤之道，不忽于侧微，不间于远迹，则无遗贤矣。”陈奂《诗毛氏传疏》亦云：“诗全篇皆兴也。鹤、鱼、檀、石，皆以喻贤人。”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则说：“诗全用比体，不道破一句，三百篇中创调也。”屈万里《诗经诠释》以为：“此招隐之诗，近是。每章前七句咏隐者所

① 《毛传》：“充耳谓之瑱。琇莹，美石也。天子玉瑱，诸侯以石。弁，皮弁，所以会发。”《郑笺》：“会，谓弁之缝中，饰之以玉，烁烁而处，状似星也。”见孔颖达《毛诗正义》[A]、阮元校刊《十三经注疏》[C]。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下引《毛传》、《郑笺》同此。

② 《毛传》：“金、锡练而精，圭、璧性有质。”《郑笺》云：“圭、璧亦琢磨，四者皆亦道其学而成也。”

③ 杨荫浏先生将《诗经》的曲式归纳为十种，其中第八种是：“两个曲调有规则地交互轮流，联成一个歌曲——例如《大雅》中的《大明》。”此说见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60。



居处之风物,末二句乃招隐之意,言可以益己也。”^①要之,诗人立意,紧扣求贤益己,在表现手法上则主要用比,以攻玉之事为求贤之喻,其他均为陪衬。这表明上层社会一般之人对攻玉之事亦知之甚详。

二、《旱麓》、《江汉》等诗中的以玉祭祀之俗

因为玉为宝贵之物,古人以为神物,故为礼器以行礼祭神。《山海经》所载祀山神之祀典,十之八九用玉。此俗夏商以来承继不绝。周人建国,重礼乐文明,祭祀之礼,等级森严。周礼表现在礼器的使用方面,不同的礼器运用于不同性质和等级的礼仪,玉制礼器亦是如此。《周礼·考工记》有“玉人”专司其事,《大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又“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大宗伯属下“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与其用事”。又大宗伯属下“天府”,“掌祖庙之守藏与其禁令。凡国之玉镇、大宝器藏焉。若有大祭、大丧,则出而陈之。既事,藏之。……季冬陈玉,以贞来岁之祲恶。”分掌宗庙之玉镇。以上皆《周礼》所载祭祀典礼中玉器之使用情况。祭祀用玉,是周人礼乐文明在物质层面上的表现。除见于礼书记载以外,《诗经》中有很多诗篇都反映了以玉祭神、以玉行礼之俗,并形成了特定的文化心理和意象原型,对后世诗歌创作亦有影响。

《大雅·棫朴》写周王出师前告祭上天。诗云:“济济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峨峨,髦士攸宜。”《周礼》“典瑞”:“牙璋以起军旅,以治兵守。”则诗中参加祭祀之人将玉璋高高捧起以祭天。《大雅·旱麓》为周人祭祖求福之诗,其第四章云:“清酒既载,騂牡既备。以享以祀,以介景福。”赋写“君子”祭祖礼仪之隆重,则用玉器。其第二章云:“瑟彼玉瓚,黄流在中。岂弟君子,福祿攸降。”“瑟”当即琖,此处形容玉瓚花纹。《小雅·斯干》第八章:“载衣之裳,载弄之璋。”《毛传》:“半圭曰璋。”《正义》引王肃云:“群臣之从王行礼者奉璋。”《大雅·江汉》为宣王册命召伯虎之诗,诗云:“厘尔圭瓚,秬鬯一卣。”《毛传》云:“九命锡圭瓚秬鬯”,以见册命赏赐召公之重。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玉瓚者,器名,所以灌鬯之器也。以圭饰其柄。灌鬯贵玉器也。”

因圭、璋等玉器为礼器之重者,故而在周诗中常以之喻令德高位之人,而后凡言及玉礼器如圭璋等,则以之象征或寄托对令德高位的追求。《大雅·板》第六章“如璋如圭”,《毛传》:“如圭如璋,言相合也。”《正义》:“半圭为璋,合二璋则成圭。”以圭、璋之器喻人。《小雅·斯干》反映了周人生子前占梦之习俗,其第八章云:“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毛传》:“璋,臣子职也。”《郑笺》:“男子生而玩以璋者,欲其比德焉。”《正义》引王肃曰:“群臣之从王行礼者奉璋。”故以弄璋为生子之象征。这种以璋比喻令德高位的象征,在《诗经》之后即成为一种原型,在历代诗文中屡见不鲜,^②成为诗人创作的素材。

三、《有女同车》、《公刘》等诗与佩玉之俗

基于一种巫术心理,古人即以玉为灵物,可以用以祭神通神,故佩玉亦可消灾致福。佩玉之俗起源甚早。据《山海经·西山经》载:“崆峒山,其上多丹木,员叶而赤茎,黄华而赤实,其味如飴,食之不已。丹水出焉,西流注于稷泽,其中多白玉。是有玉膏,其原沸沸汤汤,黄帝是食是飴。是生玄玉。玉膏所出,以灌丹木。丹木五岁,五色乃清,五味乃馨。黄帝乃取崆峒山之玉荣,而投之钟山之阳。瑾瑜之玉为良,坚栗精密,浊泽而有光,五色发作,以和柔刚。天地鬼神,是食是飴。君子服之,以御不祥。自崆峒山至于钟山,四百六十里,其间尽泽也。是多奇鸟、怪兽、奇鱼,皆异物焉。”在《山海经》中,玉与奇鸟、怪兽一样,被视为“异物”,因此具有驱除不祥的神异特性。《诗经》诗篇中所见的佩玉之俗,除了包含着上述巫术文化心理之外,还带有以玉为装饰的审美意识,并且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以玉比喻德行的内涵。

① 屈万里:《诗经诠释》[A],屈万里全集:第5卷[C],台湾: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民国七十二年版,333。

② 周蒙:《从人生礼俗说到弄璋弄瓦》[A],周蒙:《诗经》民俗文化论[C],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

韩高年·《诗经》与先秦崇玉习俗

《卫风·竹竿》,方玉润《诗经原始》以为卫女思归之作,评其“风致嫣然,自足以擅美一时”。这即指诗中:“巧笑之瑳,佩玉之傩。”吴闿生《诗义会通》亦评曰:“巧笑二句,顾影自怜,从对面写照。唐人‘遥知兄弟登高处’,亦用此法。”^①其实此二句之妙,全在以玉比人。女子佩玉,行有节度,步态优美,婀娜多姿,其佳处在此。

《齐风·著》写齐国贵族男女佩玉之俗云:

俟我于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琼华乎而。
俟我于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琼莹乎而。
俟我于堂乎而,充耳以黄乎而,尚之以琼英乎而。

“素”、“青”、“黄”分别写男子佩玉之颜色,“琼华”、“琼莹”、“琼英”则描写佩玉之质地。诗中所写佩玉之人,自有一种雍容华贵、落落大方之态。《释名·释首饰》:“瑱,镇也。悬当耳旁,不欲使人忘听,自镇重也。或曰充耳。充,塞也。塞耳,亦所以止听也。”

《郑风·有女同车》:“将翱将翔,佩玉琼琚。”姚际恒《诗经通论》评此诗说:“以其下车而行,始闻其佩玉之声,故以‘将翱将翔’先之,善于摹神者。‘翱翔’字从羽,故上诗言凫雁,此则借以言美人,亦如羽族之翱翔也。《神女赋》‘宛若游龙乘云翔’,《洛神赋》‘若将飞而未翔’,又‘翩若惊鸿’,又‘体迅飞凫’,或‘或翔神渚’,皆从此脱出。”姚氏以为此诗写出了佩玉女子之美,可谓善解诗人之意。

《郑风·子衿》:“青青子佩,悠悠我思。”“佩”,佩玉。此处“子佩”代指佩玉的男子,是诗中女主人公思念的对象。《邶风·君子偕老》云“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又言“玉之瑱也,象之掙也”,写了一位耳边佩戴着玉瑱的雍容华贵的贵族妇女。又《秦风·终南》说:“君子至止,黻衣绣裳。佩玉将将,寿考不忘。”赞美秦国国君身着朝服,临事刚毅,佩玉铿锵,德音与服饰堪为楷模。《大雅·公刘》写公刘所佩“维玉及瑶,鞞琫容刀”。“鞞琫”,指刀鞘上的贝玉装饰,“容刀”,即佩刀。公刘以玉瑶装饰佩刀。^②还有《小雅·大东》:“鞞琫佩璆,不以其长。”这是讽刺一位周朝贵族佩玉而无德,“佩玉将将然,居其官职,非其才之长也。徒美其佩而无其德,刺其素餐。”^③

由上述诗篇所载来看,佩玉为先秦时范围极广之风俗,不论郑、卫、秦、齐还是王畿地区,不分贵族、平民,不论男性、女性,均以佩玉为吉祥、有德之征。《列女传》称:“阿谷之女佩璆而浣。”《礼记·玉藻》载“君子”及各级贵族佩玉之俗云:

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宫、羽。趋以《采齐》,行以《肆夏》,周还中规,折还中矩,进则揖之,退则扬之,然后玉锵鸣也。故君子在车,则闻鸾和之声,行则鸣佩玉,是以非辟之心,无自入也。君在不佩玉,左结佩,右设佩,居则设佩,朝则结佩,齐则綰结佩而爵。凡带必有佩玉,唯丧否。佩玉有冲牙。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君子于玉比德焉。天子佩白玉而玄组绶,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组绶,大夫佩水苍玉而纯组绶,世子佩瑜玉而綦组绶,士佩璆而纁组绶。孔子佩象环五寸,而綦组绶。

君子佩玉的目的是:玉佩的鸣声清脆合节,无论坐车还是步行,君子听到玉佩叮咚作响,便可以防止邪僻之心。^④以上记载,正可与《诗经》所载佩玉之俗相互印证。

① 吴闿生.诗义会通[M].上海: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7.47.

② 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维玉及瑶’连下‘鞞琫容刀’言之,谓以玉饰琫,以瑶饰鞞。”“公刘始以玉瑶为鞞琫,后遂尊为天子之服。”

③ 孔颖达.毛诗正义[A].阮元校刊.十三经注疏[C].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

④ 杨天宇.礼记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516.



四、《木瓜》、《女曰鸡鸣》等与赠玉之俗

因为玉及玉器在先秦时人心理中具有神异特性,故而形成赠玉之俗。此俗在当时遍及社会各个阶层,涵盖男女两性。依其场合不同,具体可分为朝聘会盟中的赠玉于宾与私人交往中的以玉赠人两种情况。《周礼》“典瑞”：“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与其用事。……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赠宾客。……谷圭,以聘女,以聘女。琬圭,以治德,以结好。琰圭,以易行,以除慝。大祭祀、大旅,凡宾客之事,共其玉器而奉之。大丧,共饭玉、含玉、赠玉。凡玉器出,则共奉之。”唐贾公彦《疏》云:“造赠宾客,谓致稍饩之时,造馆赠之。言赠,则使还之时,所赠贖之等。”此处所载各种典礼之赠玉,属上述第一种情况,在此活动中,玉象征友谊与和德。《诗经》所载赠玉之俗,则多属私人之间以玉相赠。

《诗经》所见私人间的赠玉风俗,据所赠对象不同,又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赠玉给男性的贵族,二是男女间赠玉。前者如《秦风·渭阳》:“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赠之?琼瑰玉佩。”这大概是《周礼》中以玉赠宾的余波。《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载,重耳流亡至曹,曹共公不予礼遇,“僖负羁之妻曰:‘吾观晋公子之从者,皆足以相国。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国。反其国,必得志于诸侯。得志于诸侯而诛无礼,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贰焉。’乃馈盘飧,置璧焉。公子受飧反壁。”《渭阳》亦秦君赠重耳之诗,别时赠玉,与曹僖负羁置璧于食中赠之同,皆示友好也。

《诗经》诗篇中涉及比较多的情况是男女之间的赠玉。这应为《周礼》“典瑞”所云之“谷圭,以和难,以聘女”之流风。如《卫风·木瓜》云:

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此诗一般均以为是情歌,诗借一投一报表示相互悦慕的情人之间“永以为好”的意思。据《毛传》,“琼琚”、“琼瑶”、“琼玖”均为美玉。又《毛传》引《孔丛子》载孔子曰:“吾于《木瓜》,见苞苴之礼行。”似以为此俗仍有礼意。另如《郑风·女曰鸡鸣》,为描写夫妇相得之乐的诗,其末章云:“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知子之顺之,杂佩以问之。知子之好之,杂佩以报之。”《毛传》:“杂佩者,珩、璜、琚、瑀、冲牙之类。”《郑笺》以聘礼赠玉之制说诗,谓此赠、问之举是主人燕异国宾客,燕毕而致其厚意。今观诗意,“只是夫妇帷房之诗”^①,郑说恐非是。诗中赠玉,仍是表达夫妇间的相爱之情。

有时,男女间赠玉,又是以之表示求爱,玉是一种信物。《王风·丘中有麻》是女子叙述自己和情人相会的诗。^②末云:“彼留之子,贻我佩玖。”“贻”,赠送。“佩玖”,即为信物。赠玉,一方面是表示自己对方方的友情或爱情,另一方面,则是对对方人品德行的一种委婉含蓄的赞美和肯定。

五、《小戎》、《君子偕老》与以玉喻人、以玉比德

以玉喻人,以玉比德,既然成为一种文化心理,就必然会影响到诗篇的创作,进而形成一种文学传统,一种在诗歌创作中具有特定意义的原型意象。傅道彬先生说:“那些感动过《诗经》时代的上古人类,感动过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苏东坡、曹雪芹的古典意象,也曾感动过高举石斧环绕篝火狂舞欢歌的原始先民。意象展示着中国文学的审美蕴涵,也叙述着我们民族走出蛮荒走向文明的艰难历史。而原型的破译,会给现代

① 姚际恒著,顾颉刚点校:《诗经通论》[M],北京:中华书局,1963。

② 聂石樵,雒三桂,李山:《诗经新注》[M],济南:齐鲁书社,2000.155。

韩高年·《诗经》与先秦崇玉习俗

人以精神力量 因为在原始意象中我们不再孤单 ,我们不仅听到了诗人的歌唱 ,也倾听到了原始先民的声音。我们正是沿着一个个古典意象、一个个古典词语 ,力图走进中国文学的象征世界 ,探索古典诗人的心灵世界 ,寻找中国古典艺术的源头活水。”^①借助《诗经》中的玉意象 ,我们也可以看到诗人的心灵世界。《小雅·白驹》:“生刍一束 ,其人如玉。毋金玉尔音 ,而有遐心。”诗写惜别朋友 ,不愿其离去。“其人如玉”是说友人有贤德 ,如玉般纯洁。《秦风·小戎》亦云:

小戎儻收 ,五檠梁辀。游环胁驱 ,阴鞿縻续。文茵畅毂 ,驾我骐驎。言念君子 ,温其如玉 ,在其板屋 ,乱我心曲。

诗人将那有德的君子比作美玉。另如《鄘风·君子偕老》也以玉喻人 ,以玉比德。诗中描述一位堪称“邦之媛”的女子“玉之瑱 ,象之掇也 ,扬且之皙也。”《郑风·有女同车》也写一位有德有容的女子:

有女同车 ,颜如舜华。将翱将翔 ,佩玉琼琚。彼美孟姜 ,洵美且都。
有女同行 ,颜如舜英。将翱将翔 ,佩玉将将。彼美孟姜 ,德音不忘。

诗中作者由其容貌之美写起 ,特别提到这位漂亮的姑娘“佩玉琼琚”、“佩玉将将” ,不仅外表美丽、服饰华丽 ,而且有玉一样温润的美德。佩玉在诗中已经成为贤淑之德的象征物。另外 ,还有《魏风·汾沮洳》:“彼其之子 ,美如玉 ,美如玉 ,殊异乎公族。”《召南·野有死麇》:“白茅纯束 ,有女如玉。”则是直接用明喻的手法 ,将女子比作玉。这说明在《诗经》相关诗篇作者的心目中 ,玉意象所具备的内涵已经具有通约性 ,以至于一提到玉 ,就联想到有德之人。

由此种以玉来比喻有德之人的现象 ,遂进一步抽象化而衍生出以玉比德的观念。《管子·水地》载:

夫玉之所贵者 ,九德出焉 :夫玉温润以泽 ,仁也 ;邻以理者 ,知也 ;坚而不戚 ,义也 ;廉而不刿 ,行也 ;鲜而不垢 ,洁也 ;折而不挠 ,勇也 ;瑕适皆见 ,精也 ;茂华光泽 ,并通而不相陵 ,容也 ;叩之 ,其声清搏微远 ,纯而不杀 ,辞也 ;是以人主贵之 ,藏之以以为宝 ,剖以为符瑞。九德出焉。^②

“九德”之说 ,已经完全没有关于玉的祓除不祥的巫术心理与祭天贖神的宗教意识 ,而是立足于玉本身的质性与人之美德的对应关系立说。《荀子·法行》载孔子与子贡论珉与玉之别:

子贡问于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贵玉而贱珉者何也?为夫玉之少而珉之多邪?”孔子曰:“恶!赐是何言也!夫君子岂多而贱之 ,少而贵之哉!夫玉者 ,君子比德焉。温润而泽 ,仁也 ;缜栗而理 ,知也 ;坚刚而不屈 ,义也 ;廉而不刿 ,行也 ;折而不挠 ,勇也 ;瑕适并见 ,情也 ;扣之 ,其声清扬而远闻 ,其止辍然 ,辞也。故虽有珉之雕雕 ,不若玉之章章。《诗》曰:‘言念君子 ,温其如玉。’此之谓也。”

杨倞《荀子注》云:“郑康成云:‘色柔温润似仁。’”“郑云:‘栗 ,坚貌也。理 ,有文理也。’似智者处事坚固 ,又有文理。”“似义者刚直不回也。”“刿 ,伤也。虽有廉棱而不伤物 ,似有德行者不伤害人。”“虽摧折而不挠屈 ,似勇者。”“瑕 ,玉之病也。适 ,玉之美泽调适之处也。瑕适并见 ,似不匿其情者也。《礼记》曰:‘瑕不掩瑜 ,瑜不掩瑕 ,忠也。’”“扣与叩同。似有辞辨 ,言发言则人乐听之 ,言毕更无繁辞也。《礼记》作‘叩之其声清越以长 ,其终屈然 ,乐也。’”孔子以“仁”为首 ,接着引申出关于玉的质地与人的品德中的“知”、“义”、“行”、“勇”、“忠”、“辞”

① 傅道彬:晚唐钟声:中国文学的原型批评(修订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4.

② 戴望:管子校正[A].上海书店影印本.诸子集成[C],1986.236.



之间的对应关系 未引《秦风·小戎》“言念君子 温其如玉,”与开端所述“仁”相呼应,说明玉的温润之质 颇似人之“仁”。仁为一切德行之本 则玉之“章章”亦在其温润之性。孔子这一席话 从玉的特性入手 对以玉比德的文化心理内涵进行了深入的揭示。其说奠定了之后崇玉习俗及诗文中以玉喻人、以玉比德的理论基础,同时也是对《诗经》中玉意象的理论升华。

《左传·襄公十五年》载宋国大臣子罕以不贪玉为宝,以辞一玉之行而见其美德,则是另一种形式的以玉比德:

宋人或得玉 献诸子罕。子罕弗受。献玉者曰:“以示玉人 玉人以为宝也 故敢献之。”子罕曰:“我以不贪为宝 尔以玉为宝 若以与我 皆丧宝也。不若人有其宝。”稽首而告曰:“小人怀璧 不可以越乡 纳此以请死也。”子罕置诸其里 使玉人为之攻之 富而后使复其所。

子罕不贪图玉人所献之玉,恰恰显示出他如玉一般纯洁温润的美德。而《左传·昭公十六年》所载晋韩宣子(起)求环于郑国之商人 遭子产拒绝 则通过一只玉环的归属 衬托出韩宣子的贪婪与无耻。

[收稿日期]2010-05-05

[作者简介]韩高年(1971~)男 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教授 博士 博士生导师。兰州 730070

The Book of Songs and Jade—admiring in the Pre-Qin Period

Han Gaonian

Abstract: All aspects of jade—admiring in pre-Qin period are presented by the description of the usual and ritual uses of jade in the Book of Songs. From this, we can see that jade is regarded as media between the profane and the sacred in pre-Qin period and the images of jade in such book can be reflections of people's inner world.

Key words: the Book of Songs;jade; the custom of jade—admiring

(上接第 186 页)

Question: Expression and Misunderstanding ——Based on the First Chapter of The Homeric Questions

Luo Wenmin

Abstract: The Homeric Questions deals with problems that have puzzled academic circles for thousands years. It answers the questions of “4W1H”(When/ Where/ Who / Why /How)from linguistic and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and provides academic reasons why the Homer Epic can be kept in the form of written text for more than two thousand years.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Nagy's scholastic style and the inspirations of his study on oral tradition and Homer's poems to us.

Key words: The Homeric Questions; oral poems; tradition